

opusdei.org

伊西多祿·索沙諾：一位工程師

伊西多祿·索沙諾是一位鐵路工程師，也是主業團最早的一批成員之一。

2026年2月25日

伊西多祿·索沙諾：一位工程師（收聽普通話錄音）

伊西多祿·索沙諾是首位加入主業團並堅持到底的成員。他在西班牙內戰及戰後初期這段異常艱難的歲月裡，始終恪守著主業團的聖召。

早期生活

伊西多祿於1902年出生於阿根廷，是西班牙移民夫婦的第三個孩子。這對夫婦移居阿根廷，是為了給自己和孩子們追求更好的生活。儘管他們在阿根廷的財務上頗為成功，但當伊西多祿三歲時，他們決定返回西班牙北部的故鄉羅格羅尼奧。

高中時期，伊西多祿結識了施禮華並成為好友，後者因家族企業破產而舉家遷居羅格羅尼奧。1912年，伊西多祿的父親離世。儘管父親過世，家族仍維持著相當不錯的經濟狀況，使伊西多祿得以順利完成高中學業，並於1921年考取競爭激烈的馬德里工業工程學院/宿舍。

1927年，伊西多祿的人生因家族主要存款的銀行倒閉而徹底改變。從原本無憂無慮的學生，伊西多祿突然肩負起撫養經濟拮据的家庭的重任。為維持生計，他找了份會計兼職工作，並改為步行上學而非搭乘巴士。

1928年從工程學院/宿舍畢業後，他在西班牙南部找到工作，先任職於加的斯的一家造船廠，數月後轉至馬拉加的安達盧西亞鐵路總部。身為工業工程師，伊西多祿前途一片光明，馬拉加的幾位年輕女子都認為他是理想的結婚對象，但他認為必須先解決家族的財務困境，才能考慮婚姻。懷抱改善工人處境的熱忱，他開始在馬拉加工業學校擔任夜間數學與電學講師，該校培育青年成為工業技術人員。對於學習困難的學生，他更提供免費輔導課程。

主業團聖召

到了1930年，伊西多祿開始感受到天主對他提出了更深的召喚。順應當時

的思維模式，他認為這必然意味著加入修會。然而，這與他心中構建的理想，也就是將對天主的奉獻、專業工作與照顧家庭融為一體，似乎難以契合。八月間，他收到老友兼同窗施禮華的便箋，邀約下次赴馬德里時會面。伊伊西多祿雖對主業團一無所知，卻懷抱希望，期盼施禮華能協助他更清晰地領悟天主的旨意。

1930年8月23日，伊西多祿搭乘火車前往馬德里，準備轉乘另一班列車前往洛格羅尼奧附近度假。他前去拜訪施禮華，卻發現對方不在家。他沒有直接前往下一站，而是在附近徘徊了一陣子。此時正在探視病患的施禮華，突然莫名感到不安而提前結束探訪。返家途中他刻意繞道而行，竟在人行道上與伊西多祿不期而遇。伊西多祿當即對施禮華傾訴心事，兩人約定當天下午詳談。

伊西多祿更詳盡地說明了自己的處境，施禮華向他介紹了主業團——這

是一項全心奉獻於天主的事業，卻無須放棄世俗職業或社會地位。伊西多祿立即加入了主業團。當晚他繼續旅程，卻懷著前所未有的平安與喜樂。正如他所寫：「此刻我感到全然的慰藉。一種從未體驗過的平安與喜樂，正充盈著我的靈魂。」

伊西多祿加入主業團時，宗教教育匱乏，內在生活亦不豐富。當然，他對主業團精神的具體內涵僅有粗淺認知。若能與創辦人保持密切往來本有助益，但這終究未能實現。基於職業需求，伊西多祿接下來數年將待在馬拉加，與施禮華的聯繫僅限於書信往來及偶爾赴馬德里探訪。儘管受限於距離，施禮華仍把握每個契機，協助伊西多祿建立更堅實的靈性生活。例如在1930年11月的書信中，他如此勉勵：「看啊，要成為我們與主所期望的模樣，首要之務是奠定祈禱與補贖（犧牲）的根基。務必祈禱。容我重申：晨起默想絕不可省略。每日將所有煩憂之事與犧牲奉獻作為補贖。」

起初，伊西多祿僅在週日領聖體，且並非每週日都領，因為他常組織週日遠足活動前往鄰近山區。遠足者雖能前往鄰近村莊參與彌撒，但遠足行程與當時守聖體齋的規定相衝突，使得領聖體變得難以實現。

剛開始，伊西多祿似乎專注於參與盡可能多的使徒活動與社會工作，但漸漸地，他更深刻地體悟到默想與聖事的重要性。至1932年底，他已養成每日領聖體的習慣。不久後，他開始指導新加入主業團的成員若瑟瑪利亞·恭沙勒斯·巴雷多——這位在距此約150英里（250公里）的利納雷斯鎮任教的青年。

隨著1933年主業團第一個中心在馬德里成立，該團體的經濟需求也隨之增長。伊西多祿將大部分的薪資匯往馬德里，以致其銀行帳戶幾乎見底。1935年3月，他正式向主業團作出終身承諾。

隨著西班牙內戰的腳步日益逼近，伊西多祿工作的鐵路工廠也逐漸激進化。他的公平、正義感以及對工人及其家屬的關懷，贏得了多數下屬的尊重甚至喜愛；但眾所周知他對教會的忠誠，卻激起了部分共產黨員與無政府主義工人的敵意。某日廠區突然出現粗糙標語：「伊西多祿去死」。他非但未動怒，反而表示：「我們需要原諒（張貼標語者），因為他們不明白自己說了什麼。」

在1935-36學年間，伊西多祿決定遷居馬德里，以便接受更深入的個人培育、協助管理DYA學院/宿舍，並協助培育該團體的年輕成員。遷居的最終原因在於馬拉加整體政治環境極度激進化，尤其鐵路工廠區情勢嚴峻，不僅使生活難以忍受，更對伊西多祿構成實質人身威脅——因無政府主義者與共產黨視虔誠天主教徒為危險的政治敵人。五月二十二日，伊西多祿向鐵路公司提出離職申請，六月七日抵達馬德里。他在DYA學院/宿舍發現了

充滿兄弟情誼、勤勉工作與歡樂氛圍的環境，與街頭暴力與緊張的氣氛形成鮮明對比。六月十七日，協會購置新宅邸。伊西多祿協助搬遷事宜，至七月十三日完成遷移。

西班牙內戰爆發

四天後，西班牙軍隊部分部隊起兵反抗左翼政府。儘管起義策劃者原意是發動一場速戰速決的政變，但起義在多數主要城市均告失敗，西班牙隨即陷入一場持續近三年、造成五十萬人喪生的內戰。

在馬德里，如同其他多數軍事起義失敗的地區，這場政變企圖觸發了由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領導的政治、社會及經濟革命。共和政府為鎮壓叛亂，不惜將武器分發給與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工會相關的民兵組織。這些民兵迅速掌控街頭，政府暫時喪失所有實質控制權。民兵組織沒收從工廠到私人汽車的各類財產，焚毀教堂及其他教會財產，

並暗殺他們視為政治敵人的對象，其中包括約七千名神職人員與修道者。在馬德里，內戰期間約有700名神職人員遭暗殺，佔戰事爆發時首都神職人員總數逾40%。幾乎所有暗殺事件都發生在1936年下半年，尤以八月為甚。當時身為神父，或僅因被視為虔誠天主教徒，便意味著面臨致命危險。

儘管伊西多祿在馬德里名不見經傳，且因為阿根廷出生本可為他提供些許庇護，但他仍身處險境——馬拉加的左翼工人向馬德里同志寄送了附有照片的告發信。他決定躲進家族公寓。阿根廷大使館提供伊西多祿他們家一塊掛在公寓門上的告示牌，宣告此處受阿根廷保護，這為他們帶來了些許安全保障。伊西多祿足不出戶，足足待在家中近兩個月。

主業團身處戰火肆虐的馬德里街頭

兩個月結束時，由於馬德里食物匱乏，伊西多祿瘦了不少。他改變了髮

型，配了副深色眼鏡。外貌改變之大，已不易被認出是馬拉加寄來的照片中之人。他從大使館取得一份出生證明，顯示他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還配了一條阿根廷國旗色的臂章。這些偽裝或許足以說服民兵巡邏隊放行，但若遭逮捕便無濟於事。自他結束藏匿生活起的一年間，始終無法取得阿根廷護照或其他證明國籍的文件——因為阿根廷政府僅向曾在境內服役者核發此類證件。

當伊西多祿從屋內走出時，他開始擔任施禮華與主業團其他成員之間的聯絡人。回顧過往，顯然在伊西多祿開始擔任聯絡人時，系統性處決神父及其他天主教徒的行動已基本告終。然而，因積極參與天主教活動而遭監禁的危險依然存在。

當時，伊西多祿很可能認為自己不僅面臨被監禁的嚴重危險，甚至可能喪命。然而他甘願承擔這些風險，為剛成立不久的主業團生存作出貢獻——

他履行了創辦人賦予他的聯絡人職責。至於施禮華本人，似乎並未意識到伊西多祿處境的危急程度。

1936年秋天，施禮華藏身於友人經營的私立精神病院。伊西多祿幾乎每日前來探望，既為獲取支持與指引，亦為攜帶舉行彌撒所需的葡萄酒，同時向他通報主業團其他成員的近況，並接收需要轉達的訊息。他亦開始頻繁探視遭囚禁的主業團成員。雖有少數政治犯的母親與妻子偶爾前來探視，但幾乎沒有男性願意冒險進入監獄探望政治犯。埃爾南德斯·加爾尼卡回憶道——伊西多祿幾乎每日都去監獄探望他：「當時沒有男性敢冒險探視獄中囚犯，他卻來探望我。他多次前往聖安東監獄，竭力以我患有腎臟病為由爭取釋放。」當埃爾南德斯·加爾尼卡被轉移至瓦倫西亞監獄時，伊西多祿致函主業團當地成員，敦促他們設法提供協助。

伊西多祿經常去探望埃爾南德斯·加爾尼卡的家人，向他們傳遞任何消息並試圖安慰他們。埃爾南德斯·加爾尼卡的母親說：「當我們告訴他這樣做風險極高時，他說自己並不害怕，因為他是阿根廷公民。但我們都清楚，許多人即使身為外國人，依然喪失了性命。」

伊西多祿也經常探訪那些在國外大使館尋求庇護的主業團成員。這同樣冒著極大風險，因為駐守大使館的民兵部隊對訪客懷有戒心。文森特·羅德里格斯·卡薩多當時在挪威大使館獲得庇護。他回憶道，伊西多祿「談論著對天主的巨大信賴，以極其自然純樸的態度述說：若我們保持忠信，主將很快藉著主業團成就奇事。接觸他的信仰使我的信心倍增。感謝天主，我從未喪失信仰，內心本已充滿篤定。但見到他、聽聞他的話語後，我原本抽象的信仰變得具體，理想化為現實。」當羅德里格斯·卡薩多試圖提醒伊西多祿頻繁造訪大使館的危險時，

伊西多祿只是「微笑著告訴我：只要我們運用天主賦予的方法，祂必會協助我們。」

伊西多祿還探訪了當時暫居墨西哥大使館的歐華路——他日後成為主業團監督。歐華路回憶道：「我們長時間談論著對我們至關重要的事：創辦人的處境，以及主業團其他所有成員的狀況。……我記得他面對如此多悲劇時展現的超性視野、對天主的堅定信賴，以及表達希望時那份自然純樸。我更記得他確信：只要我們保持忠信，天主必將藉著主業團，很快結出救恩、靈魂與和平的豐碩果實。這一切都使我獲益良多。」

除了探訪身處馬德里的主業團成員外，伊西多祿還試圖聯繫並與西班牙其他地區的成員通信。他們將寫給創辦人的信件，透過伊西多祿轉交給施禮華。由於審查制度，所有通信都必須採用他們之間自發形成的暗語進行。例如：施禮華被稱為「祖父」，

主業團即「祖父的事業」，吾主耶穌稱為「馬奴耳先生」，聖母則稱作「馬奴耳先生的母親」。

宏都拉斯公使館

1937年3月中旬，伊西多祿開車前往精神病院，聖施禮華正與他的兄弟申提躲藏在那裡。他帶著兩人前往宏都拉斯公使館，他們與其他主業團的成員一起在那裡找到庇護。伊西多祿經常拜訪公使館。他不僅帶來關於其他主業團成員的信息，還帶來他能收集到的一些少量食物和其他物資。他帶來的葡萄酒讓施禮華每天都能舉行彌撒。伊西多祿利用他的拜訪尋求施禮華的建議，並接受來自他的任務。

伊西多祿最重要的職責是作為創辦人與其他成員之間的聯繫橋樑，而其他成員也非常需要他的支持和鼓勵。在那些月份裡，施禮華經常向與他同在公使館的主業團成員講授默想。在每次默想結束後，總有一位成員盡力寫下摘要。伊西多祿收集了這些摘要，

用於自己的默想祈禱，並將其提供給馬德里的其他成員。一段時間內，他每次拜訪挪威大使館的文森·羅德里格斯·卡薩多時都會帶上這些手寫摘要，但當控制大使館出入的民兵開始更加嚴格地檢查訪客時，他便決定不要再帶入這些摘要。因此，他改為背誦這些摘要並向文森朗讀。他也開始將這些摘要分享給若瑟瑪利亞·阿爾巴雷達，當時這位三十多歲的土壤學家已顯現出可能的主業團聖召。

在他寫給馬德里以外的主業團成員的信中，他分享了施禮華的一些短文。例如，1937年5月，他將創辦人寫給他的內容轉交給當時在瓦倫西亞的方濟各·博特利亞：

你給我的印象是氣餒。我覺得你沮喪、惱怒.....而且疲倦。我無法認出你。如果你是孩子，孩子在遇到障礙時會固執地堅持，直到克服困難，並從達成目標中獲得更大的滿足感（儘管有重重困難）。如果你是男人，男

人在面對障礙時會成長，面帶微笑.....他們把原本痛苦的責任轉變為一種豪邁的比賽，無論是否達到目標，最終總會得到滿足（達標與否其實並不重要）。

1937年6月，伊西多祿再次寫信給博特利亞：

我的祖父（指施禮華）從不停止重複那句話「喜悅與平安」。他的話似乎直接觸動人心。我們所要做的是在所託付給我們的所有任務中，盡我們所能使用各種方法。事情結果如何並不是特別重要。只要我們讓自己受曼努耳先生（指吾主耶穌）的引導，結果總會是最好的。

在創辦人躲進宏都拉斯公使館幾週後，阿根廷大使館告訴伊西多祿，由於他出生在阿根廷，他有資格從馬德里撤離到其他國家。馬德里繼續遭受轟炸，尋找食物變得愈加困難，而伊西多祿繼續面臨被逮捕並關進監獄的風險。逃離這一切的前景極具吸引

力，但伊西多祿意識到，主業團及其創辦人需要他留在馬德里。他向施禮華諮詢自己應該怎麼做。

施禮華低估了伊西多祿所面臨的危險，他簡略地說明了留在馬德里的好處，但鼓勵伊西多祿以「最大的自由」行動。伊西多祿通常在行動前都會長時間考慮。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他在與親人談論後，很快就決定留在馬德里。他甚至沒有向施禮華解釋，他沒有證明自己是阿根廷公民的文件，因此比施禮華所想的更有可能被逮捕甚至處決。施禮華對他的勇氣和慷慨感到非常高興：「我對你伊西多祿不會有別的期望。你的決定無疑是我們的主所希望的。」

1937年四月初，當時正在共和軍服役的主業團成員希梅內斯·巴爾加斯決定，施禮華需要他到馬德里。他從所在的部隊中逃離，直接前往伊西多祿的家。他回憶說：「儘管當時收留一名逃兵對他自己和家人都有危險，他

卻毫不顯露任何恐懼或猶豫。」伊西多祿前往希梅內斯·巴爾加斯的家搜尋平民百姓的衣服，並設法安排他在宏都拉斯公使館中與施禮華一起尋求庇護。

在1937年的最初幾個月裡，除了持續努力與主業團的其他成員保持聯繫，並鼓勵他們忠於自己的使命之外，伊西多祿還致力於三項主要工作：試圖安排使館撤離在宏都拉斯公使館尋求庇護的主業團成員；準備向西班牙政府索賠DYA學院/宿舍財產損失的相關文件；以及滿足在宏都拉斯公使館尋求庇護的人員和主業團成員家庭對食物及其他物品的需求。

設法經由外交管道安排成員撤離

與多數人相同，施禮華與主業團的其他成員最初都以為戰爭會相對短暫。在他們看來，問題僅在於熬過戰爭結束，屆時便能重拾主業團的使徒工作。然而隨著1936年結束步入1937年，戰爭似乎將永無止境地持續下

去。施禮華等人日益迫切地想逃離馬德里，前往國民軍控制區，在那裡他們將能自由公開地開展使徒工作。

至1937年初，已有逾萬人在馬德里的大使館或公使館尋得庇護。一、二月間，阿根廷大使館撤離了約300名獲准庇護的人員。三月間，墨西哥大使館撤離了600人。1937年3月至7月期間，數個歐洲及南美洲的大使館成功撤離約3000名庇護者。

1937年春季，外交撤離似乎是主業團成員逃離馬德里的最佳途徑。最顯而易見的方式，是由他們獲得庇護的宏都拉斯使館負責撤離。然而，此舉面臨嚴峻困難：宏都拉斯外交使團首長僅為名譽領事，且該國領事館未達大使館級別，僅具公使館的較低地位。更關鍵的是，宏都拉斯政府已與西班牙共和國斷交，並承認佛朗哥政權。儘管如此，主業團成員仍一度抱持希望，期待宏都拉斯公使館能協助撤

離。四月底，他們獲悉共和政府拒絕向宏都拉斯領事及其家屬簽發簽證。

儘管施禮華並未立即放棄透過宏都拉斯斡旋撤離的所有希望，但他強烈敦促伊西多祿另尋出路，且必須迅速找到解決方案：

必須時刻緊盯進度直至最後一刻……
（因為）文件處理的任何延誤都可能拖延專案的成功，甚至阻礙其推進。我想我說得很清楚了。別把事情拖到明天。今天就做！！！我才不管那是智利還是中國！對我來說都一樣。但總之要動起來。

伊西多祿竭力透過所有能找到的管道，試圖讓智利、土耳其、巴拿馬和瑞士大使館對撤離主業團成員產生興趣，卻未獲成功。施禮華續敦促他與其他工作成員竭盡所能，同時也告訴他們：「我對你們深感欣慰，更欣慰於那位讓你們遭遇困難、屈辱與困擾的主。這正意味著一切進展順利。」

1937年六月初，共和政府通知外交使節團，今後僅允許婦孺老弱撤離。宏都拉斯公使館內到達服役年齡的主業團成員，已無法再寄望透過外交安排逃離馬德里。

食物與補給

時間一個月一個月過去，馬德里食物及其他必需品的短缺日益嚴重。伊西多祿勤勉地尋找食物，並將其分發給主業團成員及其家屬。他從居住在西班牙東部食物較為充裕地區的成員那裡獲得部分補給，同時也收到來自馬德里以南約一百英里小鎮達米爾某個家庭寄來的包裹。一名任職於監獄辦公室的馬德里主業團成員，得以在監獄販賣部購得一些糧食。伊西多祿本人則在阿根廷大使館的供應處買到若干物資。數月間，他更持偽造證件前往民兵營區領取配給糧。然而隨著馬德里糧食短缺日益嚴重，營區官員開始察覺異狀，逮捕了協助伊西多祿的朋友，迫使他放棄此項補給來源。

他將能取得的任何物資寄往宏都拉斯公使館、馬德里其他主業團成員，以及馬德里主業團成員的家人，但能籌集的數量極為不足。他收到的包裹多數僅重約兩磅（一公斤）。食物極為單純，多為鷹嘴豆等豆類（有時還帶蟲子）、煉乳、馬鈴薯和橄欖油。火腿與香腸尤為珍貴，卻極為罕見。然而在這座城市裡，牛奶、新鮮蔬菜、肉類與魚類皆需憑醫師處方購買，各類糧食（包括麵包）嚴重短缺，伊西多祿的努力確實緩解了飢餓的威脅。

DYA學院/宿舍的損害賠償

1937年4月下旬，施禮華得知宏都拉斯公使館一名官員已向共和政府提出索賠，要求賠償其在馬德里遭損毀的財產。施禮華當即認為，擁有DYA學院/宿舍新大樓的非營利組織也應提出索賠。伊西多祿是承擔此任務的合適人選，因他身為該組織主席，在馬德里行動相對自由，且能請求阿根廷大使館提供支援。

伊西多祿與塞恩斯·德洛斯特雷羅斯立即著手起草索賠書，並列出遭竊或毀損的物品清單。很快便清楚，阿根廷大使館不太可能採取行動，其中一個原因在於伊西多祿未履行應盡的兵役義務。

伊西多祿將他起草的文件副本寄給佩德羅·卡西亞羅，希望藉此引起英國大使館的關注，因為佩德羅的祖父是英國公民。他還曾短暫考慮拉攏一位自認來自智利的人士，期盼智利大使館能支持這項請求，但後來發現該人士雖曾旅居智利，卻並非智利籍。他也嘗試拉攏玻利維亞與巴拉圭人士參與，但這些努力同樣徒勞無功。施禮華鼓勵伊西多祿及其他參與計畫者持續嘗試。伊西多祿將此視為必須遵行的指令，而非只是單純鼓勵——儘管施禮華曾表明他理解這些努力可能徒勞：「無論能否成功，當我們確知已竭盡所能捍衛（擁有DYA大樓的非營利組織）這份遺產時，我們就已經心安理得。」

健康情形惡化

隨著戰爭拖延，伊西多祿的健康狀況逐漸惡化，缺乏食物、天氣嚴寒以及諸多憂慮不斷施加壓力在他的身上。心理層面上，他承受著城市持續遭受轟炸所帶來的壓力——那些炸彈常在他外出辦事時突然襲來。而他堅定履行施禮華所賦予所有任務的決心，同樣成為壓在他心頭的重擔。其他諸如安排難民撤離、說服政府賠償DVA大樓損毀等任務，幾乎難以實現，但伊西多祿每當努力落空便深感煎熬。他在六月致卡西亞羅的信中寫道：「近來我們凡事皆不順遂。每當被託付完成某項任務，最後總以失敗告終。」

1937年夏末，伊西多祿的體重已降至約105磅（48公斤）。他虛弱至極，僅行走短程便需坐在椅上恢復體力。他將自己能在重重困境中持續前行的力量歸功於聖體聖事。多數日子裡，他仍能前往附近公寓參與彌撒。彌撒結束時，神父會將聖體交給他，以便

他能分送給他人，並在次日無法參與彌撒時自行領受聖體。他在日記中寫道：「承載吾主、並將其放入聖體匣內，是何等震撼的體驗。這是一種奇妙的方式，讓你時刻感受到祂的臨在，因為你必須必須謹慎以對，才能以萬王之王應有的尊嚴來承載他。」

擔任馬德里中心主任

伊西多祿得知在巴塞隆納可以僱用那些平時從事走私的男子，帶領一組人穿越庇里牛斯山脈進入法國。從法國再潛回國民軍政府控制的西班牙地區將相對容易。這趟山路跋涉極其艱險，任何嘗試穿越邊境的人若被捕將遭處決，但這似乎是當時最可行的選擇。九月底前，一切準備就緒。施禮華、六名主業團成員，以及日後成為首位結婚成員的托馬斯·阿爾維拉，前往巴塞隆納與走私者接洽，最終穿越庇里牛斯山脈進入法國，再轉往西班牙國民軍控制區。伊西多祿則留守馬

德里，擔任因故滯留共和軍控制區的那八名成員的主任。

伊西多祿竭力緩解被困在共和軍控制區的主業團成員們的孤立處境。他頻繁探訪能接觸到的人，給其他人寫信，並鼓勵他們彼此通信。有一段時間，他每日探訪居住在馬德里的成員，因為「我們日益深刻感受到，唯有我們團結一致，方能彌補我們不久前所經歷的孤立生活的缺陷」。在這些探訪中，他們主要談論主業團。

「我們對此如此關注，以致幾乎不談論戰爭的事情。」

伊西多祿將他的祈禱意識傳遞給他人，特別是傳遞給主業團的其他成員。例如他寫信給博特利亞說：「如今我們面臨這麼多困難，更應多花時間陪伴曼奴耳先生（也就是耶穌），向祂傾訴我們生活中所有細微之事。我們應讓祂成為我們的知己，並以各種方式向祂展現我們的愛與情感。」為促進主業團成員間的團結意識，伊

西多祿提出建議：「縱然身處異地，我們仍能透過共同行動深化連結——舉例而言，每日固定時間（如晚間八時）大家誦念Preces（由施禮華撰寫、主業團成員每日誦念的簡短禱文）。諸位意下如何？雖身處不同地點，但藉著同一精神，我們仍能合而為一。」

三位因外出過於危險而滯留於宏都拉斯使館的主業團成員，開始向伊西多祿施壓，要求准許他們加入共和軍並試圖穿越前線進入國民軍控制區。伊西多祿堅決拒絕了他們的請求，強調「靜待時機遠勝於逕行危險行動——此舉風險極高，成功可能性僅存於假設之中。」面對他們堅持必須前往能自由開展主業團使徒工作的地點，他反問：「你們確定留在現處就毫無用處嗎？」

1938年6月中旬，庇護者再度堅持要求，儘管他們剛得知有人離開宏都拉斯公使館後，加入共和軍試圖越過前

線，卻在行動中喪生。當伊西多祿回應：「承蒙曼奴耳先生（吾主耶穌）的幫助，我已審慎考量諸位的計劃。（……）我認為你們能實現這些計劃，曼奴耳先生與瑪利亞夫人（聖母瑪利亞）必將回應你們的願望——這也是我們共同的期盼。」

庇護者所不知曉的，也是伊西多祿直至臨終前才透露的真相：他在十字架前祈禱時，曾獲吾主親自保證此計劃必將成功，甚至得知了他們跨越前線的具體日期。（施禮華也在祈禱中預知了他們的抵達時間。）

從他們離開宏都拉斯公使館到共和軍將他們送往前線期間，這些庇護者在馬德里逗留了數月。在此期間，他們與伊西多祿保持著密切聯繫。據歐華路所述：

每逢有機會，我們便前往他家，或在戈雅街的寄宿公寓聚會，在那裡祈禱並談論我們家庭事務。在那幾個月，伊西多祿透過談話、與我們的相處，

尤其是藉著他的榜樣，給予我們莫大助益。他的精神始終如一，對天主與主業團懷抱不變的信心，更常以歡欣的莊重與自然的風範示人。

許多日子裡，他們一同前往軍隊分配給三位前庇護者的營房。他們坐在地上分享稀少的口糧，並談天說地。在聖母瞻禮日，他們遵循「創辦人的慣例——在聖母瞻禮日施捨給窮人」來慶祝；我們將口糧分發給窮人。

有一天飯後不久，他們便開始評論這場戰爭帶來的災難與好處。

伊西多祿開始列舉戰爭帶給我們的好處，無論是過去或當下。他以全然超性的眼光看待這一切，視之為天主賜予我們聖化自我的絕佳契機。他滿懷喜悅地列舉那些在戰火中藉著天主聖寵日漸成長的德性——尤以愛德與兄弟情誼為最。我記得當我們返家時，內心充滿喜悅，全心全意地向天主獻上感謝，為祂賜予我們的所有恩寵。

內戰結束

至1939年初，戰爭即將以國民軍勝利成為定局。關鍵問題在於共和政府能否談判達成某種協議，抑或被迫無條件投降。當年年初，共和政府以逃避兵役為由逮捕了百名兼具他國國籍的西班牙青年，伊西多祿亦在被捕之列。拘留一日後，當局要求他每日前往並在護照上蓋章。一月中旬的五天裡，他躲進阿根廷大使館避難。離館時，使館人員威脅若他堅持留在馬德里，阿根廷將撤回保護。然而伊西多祿深知，自己的家人、主業團成員、主業團成員家屬以及朋友們都需要他在此。所以他決定留下。

1939年3月底，渴望投降的共和軍與堅持戰鬥的共和軍之間爆發激烈衝突。這場內訌進一步削弱了共和軍實力，國民軍遂於3月28日攻佔馬德里。這場持續982日的噩夢就此落幕，期間伊西多祿為服務他人屢屢冒著生命危險。那些孤立無援、飢腸轆

輓的日子裡，他雖毫無歡欣的理由，卻始終播撒著寧靜與幽默。對天主與聖母的信賴，以及對施禮華的忠誠，正是支撐他走過這一切的力量。

為鐵路公司工作，同時擔任主業團總 常務長

內戰結束後，伊西多祿重返鐵路公司任職，擔任「軌道車輛與火車頭研究辦公室」主管，但工作地點改設於馬德里而非馬拉加。他持續任職至1942年秋季，因病被迫退休。

伊西多祿從施禮華身上領悟到，將工作做好並奉獻給天主的重要性。鐵路公司的一位同事回憶道：「他始終以模範的方式履行所有職責，即便微末之事亦不例外，因為在他眼中，任何應做的事都是重要之事。」他是最早抵達辦公室的人之一，也極少像多數同事那樣在上午短暫休息，去酒吧喝咖啡或啤酒。

他的直屬主管脾氣暴躁且難以相處，但伊西多祿總是微笑接納對方的情緒爆發。然而當他認為主管對下屬不公時，他絕不畏懼挺身相護。他對下屬展現高度關懷，致力協助他們提升專業技能。當有人無法完成任務時，他不會直接將工作轉交他人，而是耐心指導教導，直至那人掌握要領。他更協助團隊成員準備升遷關鍵的競爭性考試。

他對所有政治立場的員工同樣坦誠相待。其中一名工人曾因被視為「紅色分子」遭處罰，但後來洗清了嫌疑。多數人避之唯恐不及，或許是擔心在佛朗哥統治下高度緊張的西班牙氛圍中，自己也會被視為可疑分子。伊西多祿不僅未與他保持距離，更協助他找到第二份工作以增加收入。在他離世時，下屬們聯名聲明稱其「因極致的良善而被譽為聖人」。

自1939年7月起，伊西多祿的工作時間表規定他每日從清晨七點工作至下

午兩點。按西班牙人的標準，他必須極早起床，才能在上班前完成晨間默想並參與彌撒。另一方面，這樣的作息安排使他得以將下午與晚上時間，專注於履行主業團總常務長的職責。

他最初的任務之一，是監督在馬德里黑內爾街數間出租公寓內設置新的大學宿舍。這項任務因戰後馬德里資金短缺，且幾乎所有物資匱乏而變得複雜。伊西多祿耗費大量時間奔波於各家商店之間，為宿舍採購家具、居家用品，甚至連食物都得四處尋覓。

在擔任主業團總常務長期間，伊西多祿常向聖母求助以解決諸多難題。臨終前夕，他對一位剛加入主業團的年輕人提及往昔經歷：

我們沒有房子，沒有衣物，一無所有；只有對至聖童貞聖母瑪利亞滿懷的愛與信德，正是她逐步幫助我們克服了種種艱難。年輕的弟兄們，你們所見的主業團已然開展，甚至蓬勃發展。眼前的一切，皆是聖母對我們深

厚慈愛的結晶。我們必須全心全靈去愛她，這份愛要遠勝世間一切的愛。因為她是如此的厚愛我們！

伊西多祿在專業工作與主業團總常務長職務之間極為繁忙，卻仍抽空陪同施禮華及其他主業團成員前往外地城市，與青年們會面並向他們闡釋主業團。他更把握每個機會，認識內戰後加入主業團的年輕人，將主業團精神傳遞給他們。施禮華在瓦倫西亞新開設的中心告訴主業團成員，他特意邀請伊西多祿前來「好讓我們學會正確行事」。訪問期間，伊西多祿修繕了房屋各處，教導他們如何處理帳目，並在細微之處實踐貧窮精神，例如將單面已書寫過的紙張當作草稿紙使用。他敦促成員們修正帳目中的細微錯誤，並非因幾枚比塞塔至關重要，而是主業團的精神要求人們透過做好小事來展現對天主的愛。他謹慎避免傷害他人感受，總是讚揚他們做得好的地方，或至少肯定他們的善意

儘管身為主業團中最年長的成員，伊西多祿仍試圖不引人注目。他極少提及自己在內戰期間的經歷。對於諸多事務，他常向主業團秘書長歐華路請益，儘管歐華路年紀較輕，且加入主業團的時間晚於他。

最後的病痛與離世

1940年秋天，伊西多祿搬進了馬德里新開設的中心。這棟房子寬敞雅致，卻亟需修繕。1940至1941年的冬季，暖氣系統失靈。伊西多祿飽受寒冷與其他健康問題折磨。儘管早已瘦骨嶙峋，他體重持續下降，力氣日漸衰竭，連爬樓梯都令他精疲力竭。

1941年7月，他被診斷出霍奇金淋巴瘤，醫生預估他只剩兩年壽命。儘管飽受劇痛折磨且輾轉難眠，他仍堅持工作一年，維持正常生活，包括履行主業團總常務長的職責，並負責籌備馬德里新中心的裝潢事宜。

1942年聖誕節前夕，伊西多祿參加了施禮華主持的避靜。在默想死亡後，

他獨自留在小聖堂裡。以為自己獨處時，他輕聲說道：「主啊，我準備好了。」不久後，他進入診所。施禮華告知他僅剩數日乃至數月壽命。他當下露出厭惡神色，但隨即鎮定下來，詢問施禮華希望他在天國處理何事，以及該為哪些事祈禱。在診所裡，他只願閱讀論及天主的書籍。訪客來時，他偶爾會打開收音機，但待客人離去便立即關掉。他必須強迫自己進食，但如此做是「為了教會眾多需求」。他的醫生向其他病患提及伊西多祿，具體描述「他面對死亡的態度、承受痛苦的勇氣、非凡的耐心與恆常的笑容」。

一位醫生經常告訴他病情正在好轉。起初，伊西多祿假裝附和，但最終他說：「我非常感激您的好意，但試圖欺騙我是沒有意義的。我明白很久以來您們已無能為力。我已交託於天主手中，心滿意足……毫無疑問，這份平安與喜樂是主所賜予的。祂正是那位賜予者。」

臨終之際，他向主業團的另一名成員傾訴道：

我們的義務是履行每個時刻的職責。我唯一的職責就是承受痛苦……我無須為其他任何事憂慮。我承受著巨大的苦難。人竟能承受如此之多的苦痛，實屬奇蹟。有時看似已無力承受更多，但主卻賜予更強大的力量。想到自己能有所貢獻，何等喜樂。唯有懷著超性的精神承受苦難，我們才能推動主業團前進。痛苦能淨化人心淨化。試煉愈長久，愈能使我們得到淨化。

伊西多祿從不要求特別照顧。診所負責醫師表示，他完全不記得伊西多祿曾呼叫過他前來。當護士照料他時，若聽見呼叫鈴響起，他總會說：「你去看看他們需要什麼吧？我能等。」臨終前夕，護士們發現根本無法理解他的需求。多次送來非他所需之物後，她們會致歉表示無法聽懂他的要

求。他始終保持極度平靜，未顯露出一絲煩躁。

伊西多祿最後在1943年7月15日離世。

馬德里總教區為伊西多祿開啟了宣福程序。2015年，教宗方濟各批准了一項敕令，宣告他以英雄般的方式活出了基督徒的德行。

.....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zht/article/Yi-Xi-Duo-Lu-Suo-Sha-Nuo-Yi-Wei-Gong-Cheng-Shi/> (2026年4月9日)